

“互联网+”环境下第三代图书馆“再中介化”建设

陈 昌

摘 要 图书馆是读者与知识的中介,互联网的发展使传统图书馆面临着“去中介化”的危机,但也为图书馆的变革作了思想和技术准备,催生出第三代图书馆。将人与人之间的知识交流作为重要服务内容,将是第三代图书馆的一个重大变革。第三代图书馆的“再中介化”建设需要融入互联网生态环境,构建线上“互联网+图书馆”平台,发展线下多功能集成智慧空间,将互联网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的能力与图书馆对信息过载、不对称、不完全等问题的处理能力相融合。参考文献 23。

关键词 第三代图书馆 互联网+ 再中介化 去中介化

Reintermedi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Library under the Internet+ Challenge

Chen Chang

Abstract: Library is the intermediary between readers and knowled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not only makes traditional libraries face the crisis of disintermediation, but also prepares the ideological and technical conditions for library innovation, and then hastens the birth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library. It is a great renovation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library to accept human knowledge exchang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ervice content. The reintermedi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library needs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ne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s online “Internet+ Library” platform, and develops offline multi-functional integrated smart space. It will combine the ability of the Internet for its convenient and quick access to information at anytime anywhere and the ability of library to handle information overload, asymmetry and incompleteness. 23 refs.

Keywords: The Third Generation Library; Internet+; Reintermediation; Disintermediation

互联网的发展席卷各行各业,其与各种行业深度融合产生的“互联网+”服务模式被写入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商业销售和租赁业务撇开传统中介,借助“互联网+”平台达成交易,既节省成本又提高效率,“去中介化”逐渐流行并引发广泛争论。互联网环境下,用户可接触知识信息的机会越来越多,留给传统图书馆的余地自然随之越来越窄,图书馆同样面临着“去中介化”的挑战。但事实上,“去中介化”只是传统中介的衰落,而新兴的融入互联网的中介正在崛起,且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图书馆如何融入互联网生态环境,借助新的在线辅助手段来传播信息知识,应用“互联网+”平台来推动图书

馆“再中介化”建设值得业界深入思考。

1 互联网时代图书馆的“去中介化”

1.1 图书馆的传统中介作用

图书馆学专家吴慰慈先生的“中介说”阐明了中介作用之于图书馆的重要性,“中介性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正是由于这个本质属性的存在,才派生出了图书馆的社会性、依辅性以及学术性等其他属性。中介性对图书馆的存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这一论断影响深远,早在 1985 年就已编入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图书馆学概论》,并于后续的再版和修订中一直沿用至今。即便是这一观点的质疑者也承认图书馆属于中介机构,

也强调其中介性的重要意义,只是认为中介性不是图书馆所独有的,不具专指性和唯一性^[2,3]。图书馆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坚守“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信念,在读者与文献之间充当中介,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用户能够轻易越过图书馆直接获取文献,图书馆传播文献的中介作用受到冲击与质疑。

1.2 图书馆面临的“去中介化”危机

去中介化是指在一个给定的价值链中去除负责特定中介环节的组织或业务流程^[4]。互联网时代文献获取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快捷,一台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或手机通过网络就可提供无穷的信息知识,淘宝、当当、亚马逊等网络书店聚合起来的丰富新颖的图书信息也为偏好纸质阅读的读者提供便捷,图书馆的地位逐渐由原先的信息中心下降为多样化的信息获取途径之一。在纸质文献服务方面,图书馆存在着明显的去中介化倾向。高校图书馆借阅率屡创新低,我国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7所武汉地区高校图书馆2010年至2015年借阅率平均下降近3成^[5];北京大学图书馆总馆2012至2016年纸质图书年度外借量逐年下降,2016年约为45万册次,比2012年下降25.6%^[6]。早在2008年,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就已建成无纸图书馆^[7]。随后,美国其他大学也相继出现无纸图书馆。2013年秋,德克萨斯州贝尔县又建成了全美第一座无纸公共图书馆^[8]。无纸图书馆顺应社会发展和服务拓展的需要,成为解决经费危机的有效手段,却使图书馆纸质中介作用不复存在^[9]。无纸图书馆虽然不常见,但公共图书馆拓展大量非传统读者活动却普遍存在,以往外借图书册次在美国名列前茅的纽约皇后区图书馆,近年来图书借阅业务仅占30%,将70%的精力放在如交流、研讨和讲座等其他业务上^[10]。

相比纸质资源,数字资源保持着较高的点击下载率,但图书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发微弱。图书馆本身自建数据库数量少,收藏的数据库大多由数据商开发,仅凭借传统文献中心地位充当

购买收藏者角色,资源引进后的更新和维护也高度依赖数据商。数据库的检索界面和功能在不断优化,用户的信息素养也在提高,用户可以自助进行资源的检索和下载,除了宣传推广外,无需图书馆过多地介入。为了应对数据库涨价并提高利用率,数据商与图书馆合作采取用户决策采购模式。这种采购模式下,资源的购买主要由用户决策,图书馆只负责设置购买触发条件和付款,作用进一步削弱。图书馆在数字资源的选取、分类、揭示、标引、组织、检索和整理等方面没有充分发挥出作用,中介功能相当薄弱,不存在竞争优势,容易被直接跳过或者被其他机构所替代。图书馆在数字资源服务上的去中介化主要体现在对数据商的高度依赖,造成数据商的强势与垄断,不断地涨价使图书馆面临严峻考验^[11]。爱思唯尔集团的Science Direct数据库在2011年至2013年每年平均涨幅达到18%;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数据库2015年平均涨价为300%,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甚至达500%;中国知网(CNKI)近几年来也大幅度涨价。大小数据库的涨价引发高校的联合抵制,而用户是抵制的最大受害者^[12,13]。数据商拥有规模庞大、体系完整的数据库资源,掌控着用户通往学术资源的通道,而图书馆在此方面的中介作用却相当脆弱。诚然,图书馆有信息素养教育、辅助学习科研、提供文化休闲等多重功能,但这些都是中介功能的衍生或补充。图书馆出现的被边缘化的生存危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去中介化”危机。

2 第三代图书馆的提出

2.1 图书馆“代”的划分

在搜索引擎、大型门户网站、网上书店、开放存取资源的冲击下,传统图书馆的功用逐渐降低。互联网一方面使图书馆边缘化,但另一方面也为图书馆变革与转型准备了技术和思想条件。在转型的过程中“第三代图书馆”被提出,图书馆“代”的划分由于观察立场与角度的不同有较大的争议。第一代图书馆有古代藏书楼、纸质图书馆、手工操作图书馆等观点,第二代图书馆有开放型图

书馆、复合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等观点。同样,第三代图书馆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观点:依托无线设备的移动图书馆、云计算的云图书馆、RFID的智慧图书馆等^[14,15]。第三代图书馆的建设离不开新技术的应用和发挥,但是这些技术运用所产生的成果只是第三代图书馆的技术部分。要实现图书馆划时代的更新,除借助新兴科技之外,还要有对服务和管理模式的大变革。上海图书馆在设计东馆分馆时,时任馆长吴建中全面考察和梳理国内外图书馆,认为第三代图书馆注重人的需求、可接近性、开放性、生态环境和资源融合,致力于促进知识流通、创新交流环境、注重多元素养和激发社群活力^[16]。这一观点使图书馆突破了人与文献交流的服务范畴,认为未来的第三代图书馆要成为知识中心、学习中心、交流中心,是集学习、研究、教育、知识存储、社交、文化交流、休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场所,将图书馆服务扩展至人与人之间的知识交流,注重读者多元素养的提高和社会文化品质的提升^[17]。

2.2 人人交流成为第三代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内容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18]文献对外开放、传播标志着古代藏书楼走向近代图书馆,在图书馆产生之初最为便利的知识传播手段是纸质文献,数字技术兴起后数字文献代替纸质文献成为最便捷的传播工具,随之形成纸质和数字文献共同发展的复合图书馆。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突破重重障碍,越来越便利。人与人通过直接交流而发生的知识传播成为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交流、讨论与协作空间的建设和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开展都是图书馆人与人知识交流服务的实践。

文献阅读是单向的知识汲取,阅读过程中产生的疑惑或争议多是通过个人思考或者寻找其它资料予以解决,能按个体的方式进行深度思考;人与人的交流是双向互动,赞成或质疑都能及时表达并得到反馈,相互的追问解答便于消除文字表述的误解,同时也能让参与者的理解和体

验更全面。两种形式的知识交流各有优势,互为补充。转型中的图书馆在重视传统文献服务的基础上,建设多功能的信息、知识、学习、科研和创作共享空间,增加多样化的知识交流服务。这些都表明人与人交流的协作服务已在图书馆崭露头角。源于丹麦哥本哈根现已流行于全球各地图书馆的“真人图书馆”就是提供人与人交流服务的典型案例,它将活生生的人纳入馆藏,供读者借阅,在交流中获得比一本书更多的见识^[19]。这种“阅读”方式将存在人脑中尚未表达出的隐性知识纳入了图书馆服务范畴,给予读者更深刻的感受和意想不到的收获。未来的第三代图书馆应该突破“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文献服务界限,应用多种手段和方式提供知识交流服务,将为读者寻找特定读者的人与人交流服务作为重要服务内容,人书交流与人人交流两种服务并重。

3 第三代图书馆的“再中介化”建设

3.1 融入互联网生态环境

在商业销售领域,存在“去中介”和“再中介”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中介作用削弱,而新型的在线辅助手段却在兴起。互联网上丰富的信息资源使读者能够越过图书馆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知识,削弱了传统图书馆的中介作用,而同时互联网本身却也成为一种中介。图书馆的“再中介化”是指将图书馆对信息过载、不对称、不完全等问题的处理能力与互联网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的能力相融合,提供比传统图书馆更有生命力的“互联网+”中介。这种中介的功能主要包括匹配并提供信息、咨询增值服务两方面^[20],而“互联网+”环境下第三代图书馆的中介作用就是运用互联网渠道为用户寻找特定文献和特定交流对象,让用户更好地从文献中汲取知识,让用户与用户更好地相互学习和协作。第三代图书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促使互联网与图书馆行业深度融合,突破发展瓶颈,发展新业态和新模式,推进行业转型和提升,创新和升华图书馆的中介

功能^[21]。虚拟和实体是第三代图书馆的两个空间,虚拟空间的价值在于连接并提供咨询,让所有事物都能够以适合的方式连接起来,让所有的读者不再单独存在,在不断地阅读、交流、创作过程中取得进步;而实体空间的价值在于体验,增强连接效果。两个空间交融互补,共同实现第三代图书馆的“再中介化”。

3.2 构建线上“互联网+图书馆”平台

平台是要把两个或多个有相互需求的特定群体聚合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交流渠道,满足所有群体的需求。图书馆要建设的平台是信息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平台。平台的价值有赖于其规模的发展,规模越大,连接能力越强,海量资源和海量用户成就平台的集群效应,单个或者数个图书馆构建不了平台,“互联网+图书馆”平台需要行业或区域内图书馆共享资源、共同合作。这种平台将众多图书馆更为密切地联合在一起,促进相互协作、共同运营,提供资源的检索与展示;各个图书馆负责提供特色化资源和线下体验,虽级别和大小不一,但都要各显其能^[22]。如同大型的商业化网购平台聚集海量的卖家为用户提供应有尽有商品,“互联网+图书馆”平台力争为用户提供一切的显性和隐性知识。

我国区域图书馆联盟建设的各种资源共享平台,如福建省高校数字图书馆(FULink)、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ZADL)、江苏省高校数字图书馆(JALIS)等都在资源互补、经验分享、协作发展等方面呈现良好态势。“互联网+图书馆”平台可以以原有平台为基础,依托现有联盟的组织结构、合作机制和技术条件,进一步深化合作,扩大资源共享的范围,设立学术交流区域,形成资源服务与交流互动并重且能增加用户知识、提升用户学术能力的虚拟空间。各图书馆在平台上设置各自的服务版块,开放数据,开放服务;将可共享的服务转移至平台,如开放馆藏书目数据、提供数字资源链接;设置参考咨询栏目,发布讲座、主题活动和学术交流等信息。同时,平台将资源或服务进行整合,将资源个性化地嵌入到用户的

在线学习、科研空间和掌上移动设备中,实现海量资源的无处不在。

在提供资源方面,“互联网+图书馆”平台发挥其连接能力,力争以有限的资源满足用户趋于无穷的资源需求。面对数据商的垄断涨价,图书馆应联合起来积极参与数字出版,先建设区域性的图书馆自建资源共享知识库,再推进区域知识库的联合发展。鼓励图书馆所属学校或机构的教职工和学生共享撰写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研究报告、演讲稿等,促进图书馆及该馆用户共享使用图书馆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数据的统计分析报告、图书馆社交媒体优质内容摘选、读者意见建议精华选录、馆内通讯刊物及地方特色资源等,以众包方式推动社会各界人士贡献文献资源,形成知识库,共同推进知识的无障碍传播^[23]。联合整理各机构产生的数字资源,增加图书馆自建资源的比重,与购买的数据库相互补充,真正承担起数字资源整理的中介任务。根据“二八原则”,各个图书馆提供本馆用户需求量大的资源,而“长尾需求”则可以在“互联网+图书馆”平台来获取。平台“一站式”查询各馆的资源收藏情况,再根据资源共享协议,向资源所在馆提出传递申请,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文献获取。平台还可以建设用户传递文献资源的众筹互帮渠道,使散落在用户手中的形式多样的文献资源也能交流互通。

在提供交流方面,“互联网+图书馆”平台发挥联合参考咨询作用,单个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力量有限,而联合参考咨询能解答更多的知识性问题,通过整合各图书馆馆员的优势力量进行学科咨询。资源的获取主要向图书馆咨询,而科研学习的交流探讨更多的是在特定用户之间展开,平台可设置学科方向或主题,形成虚拟学术社区,创新学术组织方式,打破资历限制,为用户深入探讨营造健康、宽松和公平的学术交流环境。邀请学术专家开展在线讲座是平台促进用户交流的又一方式,在线讲座方式灵活,跨越时空和人数的限制。讲授者避免旅途奔波,更乐于接受邀请;学习、研究人员也有更多的机会领略和感受专家风采,拥有更多的学习求教机会。

3.3 发展线下多功能集成智慧空间

线上“互联网+图书馆”平台为用户连接到书和人,线下图书馆实体空间则发挥体验功能,为用户服务。图书馆服务要嵌入到用户的实验室、办公室、教室和掌上设备中,为用户带来便捷;同时也需要进行反向嵌入,吸引用户把学习、写作、讨论等活动移入图书馆空间,为提高用户学习科研效率创造条件。为了应对不断降低的到馆率,提升空间价值,“空间再造”成为近年来图书馆建设的热点,信息共享空间、学习共享空间、知识共享空间、研究共享空间、创客空间、概念店、城市办公室等多样化空间在全球各地图书馆不断建设。这些新型的空间不再是单一、安静的文献流通阅读空间,而是多功能的交流协作创造空间,图书馆的中介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

第三代图书馆的实体空间是多功能集成的,满足用户获取资源后的深入阅读、交流和创造的需要,扩大图书馆中介连接的广度,具有布局合理规范、环境绿色优雅、设备齐全高端、功能复合多样、空间舒适人性化和整体联通智慧化等特点;除了安静的阅读学习空间外,还设有适合多种形式交流的空间、不同规模的协作空间和各种学科学习的科研创造空间,并将这些功能空间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图书馆将网络虚拟社区的连接或交流延伸到实体空间,为用户提供面对面的线下实际交流环境;将专家讲座、真人图书馆常态化,定期举办;把聚合有趣用户、充当话题引领者、开展主题活动作为日常服务,并形成一套服务制度。用户交流协作的方式是多样的,需要设置适合不同人数的交流空间,如要有一对一交流的空间、规模不一的小组讨论空间、小组协调创作空间等。各种空间根据规模和用途的不同,给予恰当的不尽相同的设备,从基础的计算机、打印和复印设备等,到高端的可穿戴、3D 打印和虚拟现实技术设备等,延伸至与各种学习研究相关的材料设备。

第三代图书馆的实体空间是智慧的,要求空间里的资源和设备能感知用户情境并满足用户

需求,提高用户学习工作的效率和体验,增强图书馆中介连接的深度。在文献资源服务方面,实时分析用户的借阅记录,推测用户的阅读喜好,推荐关联图书;通过物联网准确定位图书具体位置,避免错架乱架耽误借阅;无线快捷地连接打印机设备,方便用户自助打印复印文献资源。在空间利用方面,统计分析用户参与图书馆专家讲座、交流座谈会、资源推广会和信息素养教育等情况,推测用户参与活动的倾向,将主题活动相关信息推送至特定用户空间,邀请用户到馆参与;支持用户远程查看并预约研究讨论空间和阅览室空余座位;统计空间和设备的利用情况,并结合情境感知用户使用偏好,提供最优使用策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在环境建设方面,要合理布局并有效隔音,使各空间相互连接又互不干扰;通过智能调控系统等对温度、亮度和湿度进行实时监控和调节,安全节能又保持用户舒适;巧妙运用色彩的涂抹和装饰的搭配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让用户在图书馆舒心地阅读、交流、思考和创作。

在互联网兴起之初,曾有图书馆雄心勃勃地提出要进行网络资源的编目,但事实上图书馆不仅没有能力编目网络资源,而且还有逐步被网络信息浪潮所淹没的风险,只有主动地融入互联网世界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去中介化”的挑战下,第三代图书馆的提出是一种必然,它包含移动、云计算、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在服务内容上将人与人的交流协作纳入图书馆的服务范畴,让知识分享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互联网+”环境下,第三代图书馆融入互联网生态环境,构建线上“互联网+图书馆”平台,发展线下多功能集成智慧空间,线上线下相结合,实现第三代图书馆的“再中介化”。

参考文献

- 1 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61.
- 2 于鸣镝.中介性不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J].图书馆界,2003(1).
- 3 于无声.我对图书馆“中介性”的理解[J].图

- 书馆,1987(3).
- 4 吴长顺.营销学原理[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46.
- 5 武汉七所高校图书馆,借阅率5年降3成[EB/OL].[2016-05-01].<http://hb.people.com.cn/n/2015/0408/c194063-24420438-2.html>.
- 6 “寻宝图书馆资源殿堂,追寻北大读书足迹”——2016年阅读报告发布[EB/OL].[2017-03-27].<http://www.lib.pku.edu.cn/portal/cn/zhanlan/yuedu2016-1>.
- 7 Richard J.Klarchek Information Commons[EB/OL].[2016-05-05].<http://www.luc.edu/ic/about.shtml>.
- 8 Biblio Tech[EB/OL].[2016-05-05].<http://www.bexarbibliotech.org/>.
- 9 邹中才,陈朝晖.国外无纸实体图书馆实践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5(5).
- 10 Josh Sanburn. A bookless library opens in San Antonio[EB/OL].[2016-05-05].<http://nation.time.com/2013/09/13/a-bookless-library-opens-in-san-antonio/>.
- 11 李明理.“程焕文之问”的数据库垄断观解读[J].图书馆论坛,2015(3).
- 12 张渺.“学术粮食”的价格博弈[N].中国青年报,2016-05-18(09).
- 13 蒋隽.数据商每年涨价很生猛,图书馆联合抵制很无奈[N].信息时报,2015-11-23(A04).
- 14 张梅.第三代图书馆与学科服务[J].情报杂志,2010(12).
- 15 康晓丹.构建第三代图书馆的技术思考——以上海大学图书馆为例.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1).
- 16 吴建中.走向第三代图书馆[J].图书馆杂志,2016(6).
- 17 欧阳春艳,肖捷.图书馆3.0将成“城市办公室”[N].长江日报,2016-11-01(16).
- 18 (印)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M].夏云,等,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11.
- 19 The origin of the human library[EB/OL].[2016-08-15].<http://humanlibrary.org/about-the-human-library/>.
- 20 陈远高.多渠道电子供应链决策优化与协调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39.
- 21 贾西兰,等.“互联网+图书馆”思维下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J].图书与情报,2016(1).
- 22 赵亮.作为平台的图书馆——图书馆服务的转型[J].图书馆杂志,2015(9).
- 23 刘兹恒,涂志芳.学术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的动因与条件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6(3).
- (陈昌 馆员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 收稿日期:2016-12-15